

“80后”冯骥才： 没有年龄感 但有紧迫感(下)

持才是真正到位的强有力的支持，并使一件件事开花结果。所以说，理解是一种温暖。”

深深感受到来自朋友、学生和家庭的温暖

理解是一种温暖，冯骥才先生说这份温暖来自他的朋友、学生和家， “80年来我做的很多事，在一般的家庭可能不那么容易。比如说我把自己的画一批批卖掉换钱来支持民间文化遗产的抢救。一般人这样做在家里能听不到一句异议吗？我从来没有听到过，不但没听到，我的妻子、我的孩子还支持我，帮助我。这也是一种温暖。人的温暖主要来自家庭和社

会。对于我，温暖是双倍地来自社会和家庭。”

虽然研讨会开在年尾，但“春天”一词本身就是个生命的隐喻，冯骥才先生80年来一直生活在生命力和创造力蓬勃旺盛的春天里，他的朋友们对此很有感受。王蒙、韩美林、刘诗昆等近40位文艺界老友发来“云祝福”，许多朋友都不约而同地提到，不敢相信他已80岁，因为这个如春天般温暖、有力的人，是文坛的一棵常青树，艺术创作仍然处于井喷状态。王蒙感叹他这位老弟“创作像春花一样不断地开放，绘画像春天的风景一样不断地展现”。刘恒回忆起1980年代

初自己抱着西瓜去看冯骥才先生的时候，得知他上午写短篇、下午写中篇、晚上写长篇，非常吃惊，“一个人怎么会有这么旺盛的精力？”韩美林欢迎他加入“80后”的队伍，还要拿着作品跟他比一比100岁的时候为中华民族做了多少贡献。朋友们都希望他在未来的岁月中，犹如一棵不落叶的常青树，奉献出更多作品，缔造人生更多的“春天”。

谈及老友，冯先生满脸幸福，“我跟他们可不是普普通通的名流交往，他们都是我几十年的老朋友。我认识王蒙的时候，我第一篇小说还没发表。我认识王立平的时候，他的《红楼梦》歌曲还没有写。那时是上世纪80年代吧，我们俩都40多岁，他是全国人大代表，我是全国政协委员。开会时，他经常穿着衬衫，戴着领带，开着一辆旧车，从人大驻地开到政协驻地来找我聊天。他曾经打电话来，把他写的《红楼梦》歌曲唱给我听，听我的意见，当然也向我炫耀他心中的得意。我和韩美林之间的故事够写一本书，内容足够感人。我写他的一本口述史《炼狱·天堂》的英文版下个月在伦敦出版。因为

这些朋友是真心的，所以谭利华才知道80岁的冯骥才需要什么——需要博爱，需要一种博大的悲悯，需要力量，需要辽阔的视野，需要激情。所以他让我再听一次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今天，我仍然听得热血贲张、激情满怀。这才是朋友。俞伯牙摔琴谢知音的故事不是说了吗，朋友是超过知己和知彼的，最高境界的朋友是知音。”

现在有两件事情是必须要做的

冯骥才先生说自己80岁最大的感受就是没有年龄感，“我不觉得自己80岁，我不知道我怎么一下子就80岁了？”虽然没有年龄感，但是紧迫感已经有了。“我现在最重要的事，就是选择我今后要做什么。有两件事情我是必须要做的。一个就是继续美的创作，无论是文学还是绘画，因为这是我的天职，也是我的天性。我说过，保存葡萄最好的办法是把葡萄酿成酒；保存时间最好的办法是把时间变为永存的诗篇。”

80岁以后，冯骥才先生会给文学留更多的时间，因为文学仍然是他最重要的事情。冯先生原本就是以作家的立场走向文化遗产保护，曾用文

学的批评为文化遗产保护开路。从事文化遗产保护之后形成的文化视角，又促使他通过《俗世奇人》等作品自觉地书写天津的文化个性。

然而就像华洋杂处的旧时天津，一半是老城，一半是租界，冯骥才先生其实也有两套笔墨。他说，写老城生活的这套笔墨已形成独特的审美和语感，“但我的文学还欠着我另一半生活，那就是跟我自己和我所经历的时代相关的生活。我要把我属于这个时代的人生命运、对世界的看法、独特的感受和审美，用另一套笔墨写出来。”

重返文学并非放弃文化遗产保护事宜，冯先生说自己另外一件必须要做的事就是非遗学的学理研究和学科建设，“为了让中华民族的文化能够永久地、完好地保存下去，我们要替国家、替社会、替文化的本身想各种办法。”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冯骥才先生这匹拉着文学、绘画、文化遗产保护、教育“四驾马车”忘我奋蹄的“老马”，在未来的时光，仍会扎根天津，放眼世界，奔走天下。

（新京报 文/本报记者 张嘉）



冯骥才：不能只在屋子里坐而论道